

舌尖之上

一碗牛肉细粉的怀旧

柴 隆

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，“肯德基”和“麦当劳”还不曾出现在江东的大河路上，“小吃城”的经营模式在宁波街头很普遍，极受平民百姓的欢迎。但凡在老城厢内长大的宁波人，童年的记忆里不会忘却宁波城隍庙，在南塘老街尚未复活前，宁波城隍庙一直作为本埠小吃的大本营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与目不暇接的各色小吃，构成一幅浓郁的市井图。

油炸豆腐和炸鸭鸭，可能是许多人每次进庙的必点之物。而我却一直偏爱那一碗牛肉细粉汤，它仿佛是青春期的一个过往风物，让我难忘。遥想当年，青瓦屋檐下的店面虽简陋，门口厨台上的那个白铁皮加长铁锅，冒着缕缕热气，终日炖着新鲜的牛大骨，上面浮起

一层肥滋滋、亮闪闪的油花儿，真叫一个诱人！

在老宁波人眼里，一碗出自城隍庙的牛肉细粉，才算得上最正宗，加入少许咖喱粉，油花儿也染成金黄色。戴着一副卫生套袖的阿姨，切牛肉的麻利手势，曾让多少人垂涎欲滴。阿姨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手了，她们往往会麻利地捞起一把泡在水里的番薯粉丝，将其塞进一个铁丝网兜后挂在大锅沿上，浸烫在牛肉汤里。没过多久，将细粉倒入碗里，丢入几片切得比纸还薄的牛肉，随意地撒点盐和葱花，匆匆端过来，买票、付款、排队，自己端上桌……即便是国营店的风范，大家也会心甘情愿，那缺少油水的年代，粉丝吸足了牛骨大汤的精髓，油滑爽口，一口气吃下两碗，也不会觉得腻味。

依山傍海的宁波人家，对不少

食材，有独特的称呼。譬如喜欢将馒头唤作“淡包”，将粉丝称作“细粉”（又作“线粉”），用宁波话说来，朗朗上口、抑扬顿挫。粉丝，要数山东龙口的绿豆粉丝名气最大，好是好，只觉得放汤后太细，没啥嚼劲儿。大多数宁波人，还是偏爱四明山地产出的番薯粉丝，看起来“黑黢黢”的，久煮不糊，韧性足，浸过牛肉汤后，吸足油水，愈加滑爽！多少年吃下来，鲜香中透着秀雅细腻，和婉安然……

其实，城隍庙里的牛肉细粉汤，永远上不了大场面的宴席。只是一味市井小吃，常伴些个特定的面食，几个热腾腾的南翔小笼或锅贴，必定要搭碗牛肉细粉，算是黄金搭档。在吃客心中，已是食俗惯例，且要堂吃才好，打包带回家，细粉久浸涨起，糊搭搭的，风味就

会大打折扣。当年，我带外地朋友游览甬城，必去城隍庙点上一碗牛肉细粉，外地朋友吸入一撮粉丝，喝一口牛肉汤之后，眉毛必定弯作一条桥，牛肉汤鲜美极了。

这一碗牛肉细粉汤，最适合下午当作点心。听完“民乐剧场”的“宁波走书”后，点几个刚出炉的牛肉锅贴，盛在浅口的搪瓷碟中，再来一碗加了咖喱的牛肉细粉，咬一口锅贴，脆皮嫩肉，或抓起一个冒着热气的雪菜大包，呷一口黄澄澄的细粉汤，麻辣鲜香，这曾是不老少饕在城隍庙里的吃门槛。

我的初中时代，逢天晴的周末，就会约上三五好友去镇明路一家音像店，淘几盘陈百强、张国荣的磁带带，大伙儿聚在城隍庙，坐在长条板凳上，每人点一碗牛肉细粉，风卷残云地喝三吃五……此情此景，恍若昨日。

一种怀念

旧时的物件

石志巍

那日，我看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北仑图照集》“旧时物件”，感到十分的亲切。望着那一件件既近又远，既亲切又陌生，极具岁月沧桑感的旧时物件，我不禁涌动起一股埋藏在心底的对旧时物件的情感。

记得小学三四年级上语文课时，增加了读“农村常用字”的内容。如：锄头、扁担、箩、篮、草绳、碾子、牛鞭、水车、犁、耙、熨斗、土筒……先反复读，后再默写。当时，除对家里常有的物件有印象外，好多东西是听了老师或大人解释，才知道个大概，而有些物件在我们幼时已经失传了。

旧时物件是先人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，一些生产工具，还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载体，也成为后人革新研制出新的生产工具的雏形和基础。在旧时物件中，有几样东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石磨。用大石块制成，分上下两个盘，下为坚实木架固定起来的底座，上为磨盘，可以转动，磨中间有石匠凿就的斜条纹，斜条纹的紧密程度，决定了磨出来物品的粗细程度。农民用它加工自制食品，如做年糕、米馒头、汤团、灰汁团等等，做法是将糯米浸泡过夜，放在上磨盘，再自磨孔徐徐进入石磨中间，速度不能太快量不能太多，否则会被哽住。在推磨中，糯米变成水状粉末，流入白色厚帆布布袋中，再将装有水状粉末的袋放入榨箱中挤压出水分，再将榨干水分的米粉匀细，蒸熟后就可加工成各类米制品。后人利于电动机发明了机械磨，俗称小钢磨，其磨粉的原理实际上也是参照石磨原理的。

水车，俗称甯，是手工人力时代农业灌溉的重要运水工具。

传统的木制水车运转模式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手摇水车，用两只车单筒转动，另一种是脚踏水车。水车全身皆用木材制成，只是楔子用毛竹做的竹钉钉入，运转的核心部分用由竖的叫车骨和横的叫车板组成，水车一头放入河塘中，或有水的低洼处，另一头放在田角，上边手摇或脚踏，河塘的水就随着车板，“哗哗”地注入水田中。手摇水车我曾也操作过，两手必须使劲地拉，并且用力均匀，否则水车会“脱骨”，即车骨及车板会滑出运转的滑轮。车水是力气活，很辛苦，通常是只有工分拿满分的干干的。

元宝盆，曾经是农村很多人家必备的用具。它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使用，一是妇女做产没有接生婆上门或有人生急病，需要送医院；二是下辈结婚时，要请高寿的老人来自家喝喜酒，老人行走不便，这时就用元宝盆，将老人抬来家中，喜事结束后再抬回家中。

从前农村里还有一样很有意思的工具，上口窄，下口大，有成人的一手高，叫鱼筴。它的用途是用来在夜间捕鱼的。以前农村多溪沟渠，通常在夜间下过雨后，白天躲藏在草丛或石缝里的鱼类，会在夜间出来寻食或斗水，人们就利用鱼的这个特性，在夜间用手电照，发现鱼类，人们就用鱼筴罩住，使它逃遁不得，随后便伸手捉住放入鱼篓。成语“得鱼忘筴”中的筴，指的就是这种捕鱼工具。

此外，旧时物件还有风箱（分两种，扬谷用或灶台扇火用）、篾箕（晒谷用）、雷滚耙（耙农田用）、捣臼、犁柄桶、草髻（梳头用）、汽油灯、桅灯等等。

现在，旧时物件大多已进入博物馆，或以图片形式隐入档案中，我们身边的常用物件多被现代化的产品所替代。回想从前那些含有许多“发明”成分，因地制宜、因材制作的原生态的旧时物件，我在敬仰先人勤劳而又富有智慧的同时，更对他们的成果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。

诗画印象



邱文雄/摄影 赵淑萍/配文

“我们秀，秀烈焰红唇，秀飞扬的青春，秀胸中的激情！”人群中，两位女郎，如两朵并蒂玫瑰，脸上，无一丝岁月的

痕迹。多少年后，她们是否还能想起，那是一个初夏抑或初秋，是去为一场比赛加油，还

是为一个节日上街庆贺？身边的都是谁？每个人都如一颗水珠融入时间的流里，但是，飞扬的青春，曾被多少欢快时光

照亮。此刻，她们将心情写在脸上，多少年后，她们是否把生活的表情都沉淀在心里？

生活杂记

好烟好酒待故人

程载国

说好去车站接群华的，可他出站给我打电话时，我正不尴不尬地端坐在某会议的主席台上，接连两次摁掉他的来电。会议间歇，我给他回电，他说已经到我单位的传达室，问我需不需要继续留在底楼大堂等一会儿。不顾会议组织者的阻拦，我飞快地下楼，奔向传达室。

见面后没有一句的责备，也没有半句客套，他还那么胖，还那么贫，还那么不长出息。“烟呢？”我赶紧递上特意为他而买的“冬虫夏草”。“好烟，是人家送的吧？”“早上刚买的，发票还在呢？”“看来混得不咋的？晓得这样我就不提烟的事了。”

“我只在你这里住一晚，得给我准备好一点的酒。”“红酒、白酒、杨梅酒都有准备，你要喝哪一种？”“到了你这吴越地带，当然得喝绍兴黄

酒，有吗？”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只好打电话问老婆家里有没有黄酒。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有一瓶五斤装十六年陈的“女儿红”。“这还差不多，连黄酒都没有的话，我下次就不来了。”

两年不见，得好好端详一下这位三十年的好友了。头发花白、眼袋耷拉，眼眸也较之前混浊了，最好的年华都已从我们身上流走，剩下的唯有抹不掉的回忆。

初三那年，我与群华分到了同一个班级。升入高中后，两位失意之人又被安排到了同一个班级。此后二十几年，尽管坐标不断偏移，我们的联通却从未中断。

高中毕业二十周年同学会，群华对另一位同学说：“没有这样的同学会，我恐怕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相逢了。至于载国，只要活着，我们总会择机碰面的。”为何一定会与我碰面？理由只是我十五岁时给他背过

一次箬叶。差不多每次碰面，群华都会重提那年端午节的感人画面。群华家住镇上，端午节快到了，他母亲正为包粽子的箬叶发愁。头脑活络的群华找到我，让我从家里带些箬叶给他。那个星期天返校，我用扁担一头挑米，一头挑箬叶，蹚过十六里的泥路把箬叶送到了他家。那天雨不小，群华见到我时，我的衣服是湿的，米是湿的，箬叶当然也是湿的。群华说，那时他才知道，我是他一生的朋友。

其实群华也曾带给我类似的感动，只不过那画面我没捕捉到。1996年年底，初定婚期之后，我写信告诉了群华。后来婚期提前了一周，来不及书信通知。事情又多，便把这事给忘了。婚后三天，我带着娇妻去度蜜月，而群华则在原定婚期当天抱着病体顶着风雪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尽管路途不熟，言语不通，他

还是七拐八弯地找到了我岳丈家，并把礼物放在那里。那份结婚礼物我至今珍藏。

因本人不胜酒力，晚上我另请了几位朋友陪群华喝酒。酒桌上，我俩互相揭短，逃课打篮球、偷甘蔗、偷船出游、打群架、掰手腕扳到脱臼……这些段子是最好的下酒菜。群华至今不肯承认他是那个捣乱团体的军师，但我们都记得闯祸之后老师总会让他受罚。在老师眼里，我和王春西这些读书的苗子都是被群华给“带坏”的。

五斤黄酒见底，问他要不要再开红酒。“正好，正好。过瘾又不浪费。”然后逛姚江、“斗地主”，半夜才送他进宾馆入住。“明天我自己去高铁站，你多睡会儿。都在外面混的，不要来假客套。”

第二天六点一刻，我打电话提醒群华起床，准备送他去高铁站，他说他已经在高铁站了。

他这次来看我，本来还有一项任务，让我给他新开的公司取名。不过时间太紧，我们没来得及讨论这事。这不又给下次重逢埋下伏笔了吗？

思想散墨

有些美好，只是看起来美好而已

潘玉毅

我每天骑个破旧的“小毛驴”上下班，经常有人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开车啊？”其实我并不十分明白这句话的用意，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呢？难道骑车上班很没面子吗？要知道我从家里到单位不过两公里路程，上下班时间市区里交通拥堵，电瓶车远比汽车来得方便。但大多数人似乎不这样想，这一点让我联想到朋友圈。

打开微信，朋友圈的世界何其

美好，这里常年上演三大盛事：代购、美食、秀恩爱。今天上传吃了什么好吃的，明天上传去哪儿旅行了，间或再补上几张自拍（当然是经过美白或者修图的），转上几条“心灵鸡汤”——搞得他们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，不需要工作，也没有柴米油盐的烦恼。与之相比，现实世界则要枯燥、乏味、无趣很多，因为我们不得不为了一家老小的温饱而忙碌。但与秀恩爱、晒美食的人相处久了，慢慢地发现原来有些美好只是看起来美好而已。

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点莫过于：很多人在朋友圈里夸夸其谈，或表达父母如何爱自己，或声称自己如何善待父母，或直抒胸臆，认为人人应该孝敬父母，孝养其身，孝养其心，但现实中的情况则是——他们的微信上根本没有添加父母，有些添加了，发状态的时候也选择把他们屏蔽。这显然是很荒唐的。

秀出来的爱不是真爱，真正的爱装在心里。爱至深则无言，沉默是金比花言巧语更珍贵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不要让朋友圈蒙住了双眼，以

为别人的生活都是那样的，没有烦恼，只有美好，然后对自己充满酸甜苦辣的日子感到难堪。因为生活不是给给旁人看的，没必要加一层厚厚的粉饰。

看多了朋友圈里的花花世界，回归到现实中，偶得片刻闲暇，陪着父亲小酌两杯，与母亲拉拉家常，阳光明媚的午后同妻子儿女漫无目的地闲逛，这也不失为一种美好。事实上，有幸福感就是一件幸福事儿，只怕有的人明明过得幸福却不知幸福在哪儿。

会心一刻

新行当

郑建钢

小学生都怕写作文，唐晓婉不怕。她写的作文已经好几次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当读了。

最近，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：现在，不断出现新的服务行业，让大家在街上仔细观察一下，以“新行当”为题写一篇作文。

爸爸说：“马路对面新开了一家足浴店，这可是新事物，就写它吧。”妈妈表示赞同：“如果写不出来，干脆到店里去洗一洗脚，反正新开店在搞优惠。为了写好作文，花点钱还是值得的。”

没想到，外婆对此竭力反对：“洗脚算什么新行当？谁都不会洗脚？”外婆是退休公务员，看问题有独特眼光。

爸爸说：“足浴不单单是洗脚，它用中药泡脚，还要进行足底按摩，这是足浴疗法。”

外婆还是反对：“足浴疗法也不是新行当，老早就有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大家不要争了，让我来百度一下。”

几双眼睛一齐盯住了电脑。百度曰：“足浴疗法源远流长，它源于我国远古时代……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传统。”